



声音

《中国梦之声》两个最核心的字,是梦和声。虽然许多“草根”选手来此放歌,激烈竞争最终会分出输赢,但对于人生追梦来说,他们却没有输赢,只要为梦想坚持、努力、拼搏,都会赢得人们喝彩,这就超越了赛制对决、晋级、胜负等等束缚,使梦想飞得更加高远……

“梦之声”众多的“草根”学员各有梦想,各有追求。陆敏雪说,她的梦想就是想给妈妈买一套房子。因为妈妈这一生没住过新房子。而且,妈妈为了供她出国学习音乐,租住在北京通州的一间陋屋中,一身衣服还不到50元。云南小山村的朱国武是个生活窘迫的流浪歌手,他为父治病已花光积蓄,他用唱歌来筹集医疗费,他登上荧屏目的十分简单,就是让父亲能在电视上看到儿子。先天失明的岳雷用歌声唱出了他对人生的自信,这位不顾女方家长反对勇敢追寻爱情的学员乐观地说:“我虽然是盲人,但我的心和感情并不残疾。”这些梦想,让观众看到了当代年轻人对亲情对家庭对爱情的担当精神。

歌声虽分高低 追梦没有输赢

——谈《中国梦之声》节目追求

□ 俞亮鑫

当然,有的梦想显得更为高远,显出“大我”境界。被观众爱称为“女神”的央吉玛就是一例,她的梦想就是传承并向世界推广历史悠久的门巴族音乐。这些大大小小的梦想,都在释放着正能量。如果说,学员展开歌声翅膀,是为让梦想高飞的话;那么,导师们真诚助梦,无疑让梦想飞得更高。

当朱国武唱响感恩的《父亲》,有着童年丧父经历的李玟和韩红都失控痛哭。韩红说,“我

一定会帮助你,我们会一起帮助你。”李玟还当场预定朱国武的唱片表示支持。有位小女生汪睿由于紧张,不敢正对导师演唱,她要求转身“背唱”,此时,黄晓明提议,“你不用转,我们转过去!”于是,一个温馨场面出现了,4位导师集体转身,留给她一个更加宽松自由的舞台,让她越唱越自信。

冷碗碗的歌都是自己作词作曲自弹自唱,她虽没有晋级,但韩红却从中发现了一首好歌

《青春》,并买下来亲自演唱,由于韩红力推,这首新人新作已被选定为电视剧版《致青春》的主题曲。可以说,“梦之声”导师们平等真诚地对待“草根”学员,这种精神互动所闪烁的光芒,使节目没有流于一场浮华的“秀”。

用歌声追梦是“梦之声”的亮点,但追梦之路并不平坦,充满坎坷,这点在整个赛制上充分体现。但人们同时看到,真诚尊重每个追梦者,尊重每个竞争对手,不以胜负论英雄,这种文化追求在充满竞争、优胜劣汰的社会氛围中尤为珍贵。

在罗照杰和刘思涵生死对决中,当刘思涵一曲唱毕,罗照杰竟不顾自己“安危”大喊:“今晚她真的好棒!好棒啊!”他甚至真诚地要将自己晋级名额留给对方。我们看到,当李祥祥与何大为对决时,这对好兄弟彼此扶持,相互鼓励。当何大为遗憾离场时,学员、导师纷纷含泪送别,对失利者的梦想以最大的尊重。

“草帽哥”李路路淘汰后,说他最大愿望,就在家乡田头开一场演唱会。节目组就派出导演团队,帮他圆梦,回山东老家开了一场乡间演唱会。歌声是翅膀,承载的是高飞的梦想。

以求真为唯一圭臬

——《文学报·新批评》“新”在哪里

□ 杨光祖



话锋

《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创设两周年了,回顾来时路,看看《文学报·新批评》究竟“新”在何处?

很多人都在反思当代文学批评为什么没有公信力了。当然,有很多原因,但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文学批评杂志的唯“利”是图。随着文学迅速边缘化,文学批评学院化,学院考核量化,很多批评杂志开始卖版面,由此,连基本的独立都没有了,还谈何文学批评?《文学报·新批评》应运而生,高扬批评的独立立场,以求真为唯一圭臬,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批评家。两年来,它发表了众多的重头文章,给文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基本是说好话的多,严厉批评的少,而严厉批评还详加论证,富有逻辑,推理严密的批评家,更是凤毛麟角。那么文学批评如何求真?我觉得只有一点,贴着作家作品走。

——孙绍振《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一文,读来酣畅淋漓,大快人心。朱德熙、吴组缃、何其芳、高名凯、游国恩、魏建功、王瑶、杨晦诸先生,一一忆来,让人似乎回到了那个年代,不胜向往。

——青年批评家王鹏程的《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中的一些问题——兼答严家炎先生》一文,也是一篇论据充实,论证扎实的文章。作为一位清华大学刚刚毕业的现当代文学博士生,他敢于批评该领域的权威严家炎先生,已让人敬佩,而他文章的严谨、不苟且,更是让人叹服。

《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以来,在指出并批评名家皮袍下的“小”的同时,也大力推荐年轻作家,发掘被文坛忽视、漠视的优秀作家作品。

——李建军关于余易木的近两万字长文《犹如泪珠射来颤抖的光明——余易木论》,就是这样一篇掷地有声、颇有见地的好文章。余易木,一生潦倒青海,无人识得,死后也是籍籍无名,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冷漠和势利。李建军在文章中写道:“余易木关于‘文革’的叙事轻盈而又沉重、浪漫而又深刻。在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上,他所达到的高度,所表现出的深刻,是许多当代作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把文学批评弄得很学术,很规范,还有一些食洋不化之辈,搬运西方理论,乱套乱用,其实文学批评的灵魂很苍白。真正优秀的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作,而且绝不低于作家的文学创作。

《文学报·新批评》所刊发文字,大都颇富文采,如孙绍振、李建军、王彬彬、肖鹰诸人文



字,都是很有文采和味道的。如丁帆《缺“骨”少“血”的中国文学批评》,放言恣肆,高屋建瓴,思想深刻,真是一篇犀利的文学批评。王彬彬曾被誉为批评界黑马,他本来就是一位优秀的随笔作家。《“是真佛只说家常”》就是一篇优秀的批评随笔。集聚在“新批评”周围的一批评论家,无疑就是具有这种“稀有”才能和“公正无私”态度的人,而他们的文学批评,则因此有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和澄清风气的意义。

纪录片《科举》耳目一新

□ 忽培元

都是把“科举制度”这一大盆水与其中的孩子,一同波将出去,就像一股脑地将文言文体简单当成封建糟粕加以粗暴否定与取缔一样。这究竟是否正确,是否科学公平?

纪录片《科举》采取冷静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审慎态度,在客观再现历史的同时也告知人们,价值观念形态的文化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不可能在短期内经过社会选择而改变,并且它处于隐蔽的、潜在的层面,对人的行为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华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数千年而根脉不断文化现象,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两千年间大体维护统一的广

阔疆域的主权国家,科举制度的文化功用不可磨灭。

近些年来,科举制度的研究逐步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甚至“科举学”的创立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其中科举起源之争、科举革废的影响、科举与社会流变的关系、八股文的评价问题以及科举制的功过得失等等。对于这些研究的成果,电视纪录片《科举》都经过认真梳理,尽量给予了客观公正的反映和评价,同时也借助于自身的载体优势,很大程度地矫正了那些局限于死板的“考证”和沉迷于功过得失争执的偏向,在普及宣传的基础上,也必将影响到科举制度研究的方向与学科整合。

一天彩排、六天公演,远远无法满足那么多观众的热望。如留下遗憾,应该由后人来填补。对于这个历史不过百年的年轻剧种来说,应该是最有活力有无限未来的时候,如果满足于市场不错、观众欢迎,演员出镜频繁,受粉丝追捧,那么剧种的前途不算乐观。过硬的唱、演、技艺才是剧种的根基。观众更期待的是,今天的越剧人如何走出自己的艺术道路。

近 观

姚勇儿出身于滑稽世家,父亲是滑稽界泰斗姚慕双,叔叔是同为泰斗的周柏春,也就是我的父亲。日前,我观看了姚勇儿的“上海爷叔讲上海”,两个小时的演出,令我耳目一新。近年来,已很少见到这样有历史沉淀,有文化内涵的戏剧作品了。相比之下太多浮躁、浅薄、低俗的插科打诨充斥了荧屏,挥之不去。

兰心大戏院的舞台上,灯光亮起,石库门打开了,姚勇儿以一身上海老克勒的打扮亮相,他一口标准地道的上海闲话,偶尔插入正宗的各地方言,以及流利自如的英语,将上海开埠170年来的人文历史——道来,他从远东第一高楼和平饭店讲起,讲到十里洋场的历史变迁;讲到上海成为各国冒险家的乐园;讲到我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各行各业垄断大亨的形成。其间涵盖到建筑、金融、商业、教育、文化、民族、宗教学科之领域,妙趣横生,犹如在教授一堂生动的上海近代历史课程,让人从中受益。

在上海开埠170年之际,讲上海历史,讲上海文化,再契机契时不过。提起上海,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海派文化,“汲水之灵,受地之秀”,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誉誉国内外。而提起海派文化,人们又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当年名震沪上的滑稽表演艺术家姚慕双、周柏春两位大师。他们兄弟俩真正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三代甚至四代的上海人常说:“我是听着姚周的滑稽长大的。”可见姚周艺术影响之广,魅力之大。真可谓深入人心。可喜的是,近日的姚勇儿在“上海爷叔讲上海”中的表演,出言吐语,举手投足,无一不流露出姚周滑稽艺术的表演风格:大气、清新脱俗、含蓄深远。“上海爷叔”既是对姚周文化的传承,又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单人单口,单枪匹马,2个小时表演,不难看出勇儿在演之前所花的大量心血。从作品创作上看,收集资料、编排结构;从表演手法上看,语言铺垫、节奏掌握,把关技巧的运用都费尽心思。撇开别的不说,光人文历史的年份日期都倒背如流,可见其敏于观察,善于积累,厚积薄发,游刃有余。

有观众反映,“爷叔”的整台演出虽然听得津津有味,遗憾的是,笑料不足。对此我也有同感。毕竟是滑稽艺术,滑稽艺术就是一门笑的艺术。在提高滑稽艺术的美学层次的同时,还要带给观众以健康愉悦的情趣享受。要顺应喜剧艺术的规律,发掘笑料,在“真”的基础上出其不意地以假乱真。真真假假,方能出噱。当年我们父辈姚周两位大师的独角戏《学英语》《宁波音乐家》等段子都是这类搞笑技巧的经典段子。两位大师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对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诗词格律都颇有研究。如果没有真功夫、真本事,何来的以“假”乱“真”?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仿佛回到越剧鼎盛时代

□ 王丽芳

到了越剧鼎盛时代。”似乎是,却又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正如这次的演出一样无法复制。

《舞台姐妹情》以《舞台姐妹》为基础改编。从戏的角度说,为了承载众多明星演员而添加的人物与情节线索,使戏不够简练流畅。然而因为十几位七十岁以上的越剧老艺术家同台这样的豪华阵容,一票难求几乎是必然。

大型史诗越剧《舞台姐妹情》点燃了6月的申城舞台。逸夫舞台开票当天四点钟开始排队,五场戏票十几个小时里被抢购一空,演出方自己也始料未及,难怪老艺人惊呼:“仿佛回



别 论